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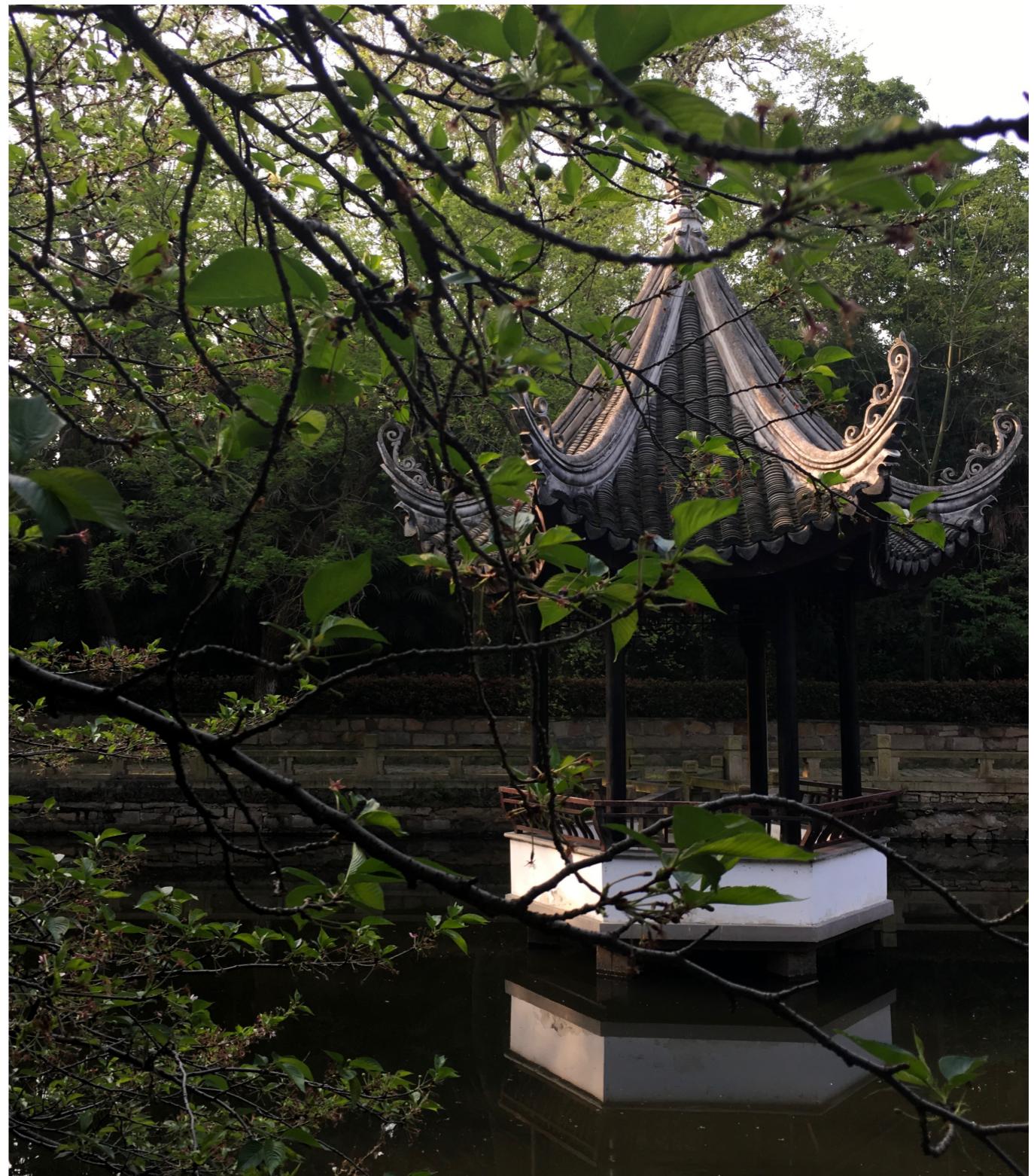
至善至美 极真极简

“凡文 意真则简”

1. 真情·作诗词

2. 真诚·评诗词

3. 真心·品诗词



读后感

1. 真情·作诗词

宋人严羽言：“盛唐诸人惟在兴趣”，清人王士祯以神韵为诗作之要，近代王国维先生则在他的《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境界”一说。究其根本，王国维先生以为无论“兴趣”、“神韵”，归根结底依旧为“境界”。那么，何为“境界”？作者在《人间词话》中并未明言，但王国维先生解释了何为“有境界”。

有真情，有真景，即为有境界。

这让我想到了在家中无数次的读诗读词，于时微雨，攀上窗口的嫩枝被雨淋而微微颤动，绿色仿佛漫溢出来，溢满整个房间。窗外雨打芭蕉，同是千年前的韵律。总有那么些词句，仿佛一双手直接揪住人心，便再也不放了。后世人读来心间或酸涩凄哀，或郁郁慨叹。字句间，似是能感受到作者凝聚于胸唯有感而叹之情，感受到这声声不绝以击破千年壁障，至今依旧鲜活的慨叹呼唤。从而，此诗作之美，此诗间之情，得以亘古永续。

从前总不明白，为何这些词句，文字的组合，能带来如此神秘而跨越时空的连接？为何孤舟的意象也能引起今人漂泊无依之叹？为何诗歌里的盛唐好像永远也不会褪色，就好像那个美梦般繁盛的时代最初被诗人刻在了字句间，那么多年后，最终顺着字字句句流进了我们的骨血里？

如今我终于明白缘由：

这便是真情所带来的共鸣。





唯有真情能动人。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诗作“隔”与“不隔”的问题。有些词“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我觉得，这“隔”的一层，依旧是“情”的问题，是“真”的问题。感觉“隔”，是共鸣的失去，连接的断开，而真情，是一切的胶合剂。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王国维先生认为的“不隔”，平淡干净。正如“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读来使人“在沉醉之中挟有绵绵的心痛”^①，犹如来自故乡的呼唤千年不绝。

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宴驾中间这段时期，谢朓已死，陈子昂未生。贫血的南朝宫廷催生了堕落的宫体诗。宫体诗虽妍丽奢华，却失去了真情，剩下的放纵与无止境的堕落让宫体诗成为了闻一多口中的“褪色的陈词滥调”。繁复华丽的词藻有错吗？欲望有错吗？或许错不在它们。宫体诗虽写情，却无情。写披着爱情外衣的欲望，却失去了人间宝贵的真情。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王国维先生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后世难及。**有话则短，意真则简。若有真情诉与人听，便自然省去了繁复修饰的虚言假意。**

洞观古今世事，大凡至善至美，皆简单，皆真情。

2.真诚· 评诗词

细读下来，我觉得，虽然《人间词话》艺术感强，它却不免有些令人遗憾地带上了极强的个人主观性。在书中鲜明可见王国维先生的个人喜恶。先生几乎是用了捧一踩一的评价方式，高度评价了冯延巳，却对吴文英好感不大。平心而论，吴文英是世上唯一的朦胧派词人，“词中李商隐”，在对吴文英有一定了解之前，仅阅读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极易先入为主，形成吴文英“不咋地”的刻板印象。

正派保守的王国维先生似乎不可避免地将诗品与人品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点在王国维先生对柳永的态度上

可见一斑。多数人，即使没有读过《人间词话》，对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三种境界”也是耳熟能详的。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这里，王国维先生似乎是了个小错误，他将第二境的作者误以为是欧阳修了。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有一种说法是，王国维先生是故意为之，只因为他从心底里看不起柳永，便就固执的坚持此词句唯有欧阳修作出。

在王国维先生心中，柳永是那个“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浪荡子，他所作之词便也就是轻浮之句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行两途”自古已然，诗才与人品本属两途，不可因其诗品佳而以为其人品佳，却更不可因其人品不佳而否认其诗品。柳永，是那个创作了《雨霖铃》的柳永，是那个说出“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柳永，他只是把满腹才华付予了秦淮河碧波畔的那些红尘烟火罢了。

我想，让《人间词话》染上主观色彩是王国维先生的无心失误。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国维先生作为学者的直率、真诚，“他的个人爱好在作品中表露无遗，比起那些圆滑而没有风骨之辈，却也让人敬佩”^②。同时，《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先生的一些批评也让我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从前推崇备至的几位词人。

或许这就是前代研究的价值，前辈们提出了自己真心的观点，他们不是永远正确的，他们却永远是铺路者。他们在研究这条无尽头的路上向前铺了许多块砖，让后辈得以站在一个更远的起点，得以走得更远。

3.真心·品诗词

诗词，至美。盛唐气象，宋时风韵，在文字间缭绕弥漫，品读那些千年前的文字，仿佛便能感受到历史雄浑的脉搏颤动不息。

“古代点评式的论断告诉了我们哪些诗歌是美的，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何”^③。《人间词话》再一次带给了我探寻的欲望。

诗歌中的美从何而来？我们高中时反复学习的“艺术手法”“写作特点”等方式究竟能否寻得这种美感的由来？为何，当完全分析了一首诗的艺术手法之后，我对这首诗作的感受却反而暗淡减色了许多？

坦白来讲，即使我本身喜欢诗词，从初中开始，这份喜欢里也夹杂了功利的成分。一切离不开考试。或许因此带来了太多的复杂性，让这份对诗词的喜爱变的不再纯粹了，或许也是因此，诗词的美感在讲评解析后，便暗淡了。

仔细思索，诗词给我带来最大美感的那段时光，是我心中无功利之念，在书房的窗口读诗一呆便是一下午的童年。犹记得那时，陈子昂那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所给我带来的

来的震撼。独立天地之间，人生有限，时空无尽，那是怎样的孤独？那是怎样的觉醒？那又是怎样的感动？

“世间大凡至善至美，皆简单。”或许，以简单而纯粹的心境品诗词，才能握住那缭绕的诗意，那灵动而亘古的美。

①唐诗宋词研究 冷成金 著

②<https://www.jianshu.com/p/9870c9f45225>

③唐诗宋词研究 冷成金 著